



0092796

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裡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箇莽和尚但見

皂直裰背穿雙袖青圓緜斜繪雙頭鞘內戒刀藏春水三尺肩頭禪杖橫鐵蟒一條鷲鷲腿緊繫脚緋蜘蛛肚牢拴衣鉢嘴縫邊攢千條斷頭鐵線胸脯上露一帶蓋膽寒毛生成食肉蝕魚臉不是看經念佛人

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

水滸全書

第五回

二

貪者山水
如知不投
寺院非名
酒肉醜

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喫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但見

山影深沉槐陰漸沒綠楊郊外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閣落日帶煙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赶上宿頭路中又

没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赶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壘上去借宿

一而之上不
此

爲題

佛性
曾字妙喚

豈反看只

是不肯

如此不思

才是在運

戒可立

又未許貪

鏡入藉口

喫得可畏
可敬

喫了酒肉
該言闊事

敬重佛天

濟僧在施

此時纔有

智慮

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
只說得師父
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
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
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不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遮
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喫太公道
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
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放在魯智深
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拏一
隻蒸子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
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
水滸全書 第五回 四

莊客搬飯來又喫了擡過卓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
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
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
開官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小僧
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筭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
說我家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
女招夫以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必
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
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痴
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

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爲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取眼魔君取音凡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

水滸全書

第五回

五

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將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太公道有有隨卽叫莊客取一隻熟鷺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鷺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酒家新婦房內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己去躲

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撥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床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但見

水滸金書

第五回

六

霧鎖青山影裏滾出一夥沒頭神煙迷綠樹林邊擺着幾行爭食鬼人人兇惡箇箇猙獰頭巾都戴茜根紅袖襖盡披楓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喫人心肝的小魔王俏棒雙雙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夜間羅刹去迎親山上大蟲來下馬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幟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嘍囉頭巾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鬚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領團虎體脫絨金繡緝羅袍腰繫一條柶狼身銷

金也肚紅搭膊看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

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
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
忙親捧臺盞樹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
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
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
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
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了下馬杯來到打麥場
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裏又飲了

水滸全書

第五回

七

三杯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
囉把鼓樂就廳前擺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
的夫人在那裏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
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
人廝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
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
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
去太公拏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
路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
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

做人家的

并發財

這在小舟之下不料

這回動心

這回動心
有書亦在
係屬翻更
野矣

寄書登出
真職絕句

裏坐地明目叫小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任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拚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的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

水滸全書

第五回

八

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的裏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嘍囉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爲頭的小嘍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牀邊縛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那大王扒出房門遶到門前摸空馬樹上折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大王道苦也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攏馬飛走出

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柳條撥喇喇地馱了大王上山去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和尚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你怪無禮且取衣服和直裰來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裏提得動智

水滸全書

第五回

九

深接過來手裏一似擦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閑話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醉了魯智深道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裏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喫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山來探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走到山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問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

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
裏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
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裏去耐耐那老驢把女兒藏
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我却不得防揭
起帳子摸一摸喫那厮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
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
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讐大頭領道
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拏那賊禿來喝叫左
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
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納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

水滸全書

第五回

十

喫酒哩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
休慌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
的戒刀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

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

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禿驢

在那裏早早出來決箇勝負智深大怒罵道俺曠打眷溪

才叫你認得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

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

姓名魯智深道酒家不是別人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

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做魯智深那大頭領

呵呵大笑滾鞍下馬撒了蹄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

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

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

此二字為軍中不利與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

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

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

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

到廳上敘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

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

水滸金書

第五回

十一

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

坐了第三位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

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賣發他的

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

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廝見了

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捉的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去送

俺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為僧酒家因兩番酒後鬧了

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

托智清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為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

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裏

師人那漢討團意定文也

帶前軍提
明一番又
二現史進

真說因緣

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同史進三
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
他又不知投那裏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
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裏挑花
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廝殺
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
弟坐了以此在這裏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
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夢養終身不爭彼
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
出來管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
水滸全書 第五回

毛潤深及
了何個緣

酒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魯智深道李
家兄弟你與他收○脫○委○得○妙○名○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
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
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
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衆人上
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
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請周通
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讐倒請
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
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

雲霧對錄
佛心

佛心

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情愿。你依着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正。將在這裏。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折箭為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正。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兇怪。四圍巖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裏漫漫都是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裏。肯任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卓上。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眾。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

水滸全書

第五回

十三

佛心
斷斯得打
確

佛心
深破極法
法佛

應

侍曾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喫幾杯我
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
人下山去了且說這曾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
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
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酒家且
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喫方
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膊
做一塊兒網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元時備說便取出包裹打開
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卓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
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书信跨了戒刀提了

水滸金書

第五回

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
處却尋思酒家從前山去時以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
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
去又把禪杖也攏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
到山脚邊並無傷損詩曰

絕險曾無鳥道開

欲行且止自疑猜

光頭包裹從高下

瓜熟紛紛落蒂來

當時曾智深從嶮峻處滾下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
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手取路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
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

變石簡作
關的苞深
繞好使七
打草

囉納着喊槍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
那客人內有一箇便燃着朴刀來聞李忠一來一往一夫
一箇聞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周通大怒走向前來喝一聲
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任轉身便走有那
走得遲的盡被搠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仰着凱歌慢
慢地上山來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細做
一塊在亭柱邊卓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
嘍囉問其備細管智深那裏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
打翻細縛了捲了若干器血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
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裏去了團團尋踪跡到

水滸全書

第五回

五

劫

囉囉到後
未好見面
微人處

後山見一代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
到是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裏滾了下去李忠道我
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周通、程、通、畢、竟
門那裏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
來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到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
到好相見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
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
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
你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計較看官牢記
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管智深離了桃

小器

劫

是公道、道、是、小、器

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走到午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
多路肚裏又饑路上又沒飯回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
不曾喫得些東西却投那裏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
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
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兩家且尋去那裏投奔不是魯智
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裏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
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
玉堂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
解

評 智深一打鎮關西一打小霸王兩拳俱大有妙用
若曰和尚路見不平則幾失智深矣

總評
李忠用通飲故人財貨与魯智深師行智深誤又把官體道人情併他全
銀酒器及拆而去此種心竹何日去覺上通

忠義水滸金書傳

第六回

入河 萍踪浪跡入東古 離苦盡山林數子程 名利分香傳故於中唐 從此動刀兵 烟寺中 佛堂 掛袈裟 葺園內 且修營 自古白雲 無去住 緣多變化 任從他

九紋龍翦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着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步，過座石橋，再看時，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門裏，仔細看來，雖是大刹，好生崩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繹

才濟至書

迦佛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荆棘纏身，却似守香山之日。諸天壞損，懷中鳥雀營巢。帝釋欹斜，口內蜘蛛結網。沒頭羅漢，這法身也受災殃。折臂金剛，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厨中藏兔穴，龍華臺上印狐踪。

魯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一把鎖鎖著，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擲，著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厨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塌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

寫幾番有來甚寺如在眼也

前前後後形容敗落寺院如畫

墓

禪師可憐

寺院有房
頭經不好

得十方常
狂又有此
等弊病如
此小節目
處亦有開
你

凡出家者
必先
告親下
河

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廚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喲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搗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會有飯落肚那裏討飯與你喫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喫半碗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寺中僧眾走散沒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裏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

水滸全書

第六回

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為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裏過。因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裏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這兩箇那裏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智深正問問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

佛道奇景
可甚好

色

龜喫一桌
下止半碗

龜勝肚腸

四句全寫
婦媚而作

倒說轉情
愈添

趕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蓋著一個草蓋，氣騰騰

透將起來，智深揚起看時，煮著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

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喫飯，如今見煮一鍋

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箇老和尚被智深尋出粥來，只

叫得苦，把碗、椀、鉢、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饑沒奈

何，見了粥，要喫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

灰塵在上面，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

拾把草，把春檯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撥起來，把粥望春

檯，只一傾，那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喫被智深一推，一交

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喫纔喫幾口，

水滸全書 第六回 三

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却纔去那裏抄化得

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口，

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只聽的外面有人唱歌，智深洗

了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頭戴

皂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縵，脚穿麻鞋，挑著一擔兒，二頭

是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著些肉，一頭擔著

一瓶酒，也是荷葉蓋著，口裏唱歌著，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閒可，你無夫時好孤恹。

那幾箇老和尚趕出來，搖著手，悄悄地指與智深道：這箇

畫中生疑
涉

脚也高亦
有是習

初行的
夾是敗壞
施門的

胡說

道人便是飛天夜叉丘小乙智濛見指說了便提著禪杖
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濛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
後牆裏去智濛隨卽跟到裏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著一
條桌子鋪著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筋子當中坐著一箇
胖和尚生的肩如漆刷臉似墨裝肥腩的一身橫肉胸脯
下露出黑肚皮來邊箱坐著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
籃放下也來坐地智濛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
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濛提著禪杖道你這兩
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
濛睜著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敎寺十分好箇去

水滸全書

第六回

四

處田庄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喫酒撒
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
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
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蓋殿
宇智濛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裏喫酒那和尚道師兄容
稟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
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誦人口都
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面取
酒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個老畜生說智濛聽了
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公道耐幾箇老僧戲弄酒

可見是非
難斷五行
感言更
須虛心平
不
可
一

禪
亦
不
草
草

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厨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喫些粥，正在那裏看見智深，嗔忿的出來，指著老和尚道：「原來是你。」

這幾箇壞了常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養著一箇婦女在那裏，他恰纔見。」

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

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我

們粥也沒的喫，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智深道也說得是。

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脚門却蚤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裏面看時，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

仗著一條朴刀，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

水滸全書

第六回

五

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來，鬪崔道成。兩箇鬪了廿四五

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

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掣了條

朴刀，大踏步搠將來。智深正鬪間，忽聽的背後脚步響，却

又不敢回頭看他，不時見一箇人影來，知道有暗算的人，

叫一聲著。那崔道成心慌，只道著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

外去。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廝見崔道成和丘

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二來走

了許多路途，三者當不的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

了禪杖，便走兩箇，攔著朴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鬪

是見的一箇犯法一個犯法

了十合，掣了禪杖便走。兩箇趕到石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定，尋思道：「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會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饑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都是赤松樹，但見

此枝錯落，盤數千條赤脚老龍，怪影參差，立幾萬道紅鱗巨蟒，遠觀却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鮮血灑林梢，疑是硃砂鋪樹頂。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道：

水滸全書 第六回

俺猜著這箇撮鳥，是箇翦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

不是烏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烏氣，正沒處發落，且剝小厮衣裳當酒喫，提了禪杖，徑搶到松林邊，喝一聲：

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子在林子聽的，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裏拿著朴刀，背翻身跳出

來，喝一聲：「禿驢，你是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的。」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撚著朴刀，來鬪和尚。恰待向前，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

看此一書
憤怒所以
卒急認不
得史大郎

只背翻身
三字寫人
寫寫書無

精

聲發為咿
惟及識之

前髮為僧

亦惟交識

之頻提聲

者好熟妙

如

前問姓甚

鄭住智深

急歸語不

能軍人復

出全句始

知前文之

妙

又與李忠
說話照應
一番

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姓名

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鬪了十數合那漢

暗暗的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又鬪了四五合那漢叫道

歇我有話說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

姓甚名誰聲音好熟智深說姓名單那漢撇了朴刀翻身

便剪拂說道認得史進麼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兩箇

再剪拂了同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

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

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了有緝捕的訪知史

進和哥哥齊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

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

使盡以此來在這裏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

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哥既

是肚饑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史進

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一

發結果了那廝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各拿了

器械再回瓦罐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

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廝們來來今

和你鬪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

再來敢鬪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奔過橋來那生鐵佛

水滸全書

第六回

生噴仗著村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兩箇鬪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夜叉丘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仗著村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開的打毒閉上的但見和尚智深掀起笠兒，挺著村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廝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一聲著，只一禪杖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裏去？」趕上，望後心一村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村刀，望下面只顧脫肢脫腕的搨智

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身後一禪杖，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攬在澗裏。兩箇再打入寺裏來，香積厨下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竝無一人，只見包裹已拿在彼。未曾打開，魯智深見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尋到裏面，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尋到厨房，見有酒有肉，兩箇

怎見的好火但見
騰騰火燒著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備
殿下後簷點著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
價燒起來智深與史進看著等了一回四下火都著了二
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厮
趕著行了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
來是箇村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
店但見

那裏飽了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著焰騰騰的

水滸全書

第六回

柴門半掩布幙低垂酸醜酒瓮士林邊墨畫神仙塵壁上村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鑪不是當時之乘興賞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喫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喫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裏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膠且過幾時却再理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你打坐

鋪張法

取金銀分

金銀有分

又酒密

州須從這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使人可當箇信
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只說智
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蚤望見東京入得城來
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
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花街柳陌多嬌艷
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會公子
王孫買笑來景初奢華無比並疑闌苑蓮菜

智深看見東京熱鬧市井諠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
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

水滸全書

第六回

不有他得心小

了禪仗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

刹但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勃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猛
烈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
嵌縫鐘樓森立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
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煒煌鑪內香烟
繚繞幢旛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水陸會通
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道人之
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捉

衫衫得像
穿如今和尚
會花衣上

證道理
忍衣明末
以有人願

確是雙眼

初年三後

著鐵禪杖跨著戒刀背著箇大包裏先有五分鐘他知客
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打箇問訊知客回
了問訊智深說道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
著小僧來投上剎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
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約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
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裏知客道師
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目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
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
說隨卽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
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少刻

水滸全書

第六回

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
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會有法帖來知
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
插在鑪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由
開備細說著魯智深出家緣由并令下山投托上剎之故
萬望慈悲收錄做箇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
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
歇喫些齋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
禪杖戒刀跟著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
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眾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清禪師

明以真字
承人仍必書
之在人持持

却也看用
顯

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爲因打死
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著他你那裏
安他^不的却誰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
付不可推故待要著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
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
如何安著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
退居廨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
十來箇破落戶侵害縱放爭馬好生囉哩一箇老和尚在
那裏住持那裏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裏住持因教管
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
水滸全書 第六回 十一

如何此處
却有道理

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著智深到方丈
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
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獄
^{院亦供}廟間壁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
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著小僧投大
刹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
去管菜園^管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
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
了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知客又道
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

從如卷口
裏錢排由
叢林中許
多賦由出
來與閒論
旁述者不
同語話皆
活此文家
三林此

聖皇得了出月
和

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眾至如維那侍者書記
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
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
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
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
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
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這箇都是頭
事人員未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
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好纔做
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清長

水滸聖書

第六回

十三

老見智深肯去就畱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
卽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
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
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
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隴
漿門外廨宇裏來住持詩曰

萍踪浪跡入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抄前入一四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動刀兵

相國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無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告示亦入
博漫懸

漫管邊交
賀是箇來
園主人

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著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廨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攔那廨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

水滸全書

第六回

十四

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也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擎著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隣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便搶右脚指望來攔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閒園圃目下拼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攔智

深且聽下回分解

評以上中下三等職事。安放諸僧。可見佛門廣大。
又評清長老着智深去管菜園。亦是消磨銳氣一法。

德祥
譬如尚生。成一個活佛。知喜而貌相他。故說他不似在家人模樣。不知真正在家人
心不在模樣上。

